

翠袖乾坤

余似心

最近多次到火炭工廠區內的一間畫室參與人體寫生。香港的畫家進駐工廠區，設立畫室，已是很多年的事，也是人所共知的。藝術創作者走到工廠去，原因有多個：香港工業沒落，空置的工廠多，租金較便宜，而且工廠設計樓底高，支柱少，較適合需要較大空間的藝術創作。不過，香港藝術家要麼在工廠裡去創作，始終讓人感到委屈，也可惜藝術在這裡不受重視。

屈在工廈的香港藝術家

無論是在柴灣的廠區或是火炭工廠區這些藝術創作人集中的地區，大都是予人黑沉沉、破舊、失修、骯髒的感覺。有時走錯了地方，總有份莫名的恐懼。只在進入擺滿藝術品的畫室，才讓人像進入了另一個世界。見到一班熱誠的人在專注繪畫或創作，再看四周惡劣的環境，便感慨香港有的是人才，欠的是良好的培育環境。

跳出框框

蒙妮卡

一直以為英國電視劇集《唐頓莊園》最受中國影迷歡迎，原來《神探夏洛克》(香港譯《新福爾摩斯》)才是首屈一指。英首相卡梅倫月前訪華，回國後開了微博，中國網民最關心的，竟是福爾摩斯的生死；網民請首相幫忙，向BBC「施壓」，盡快播放《神》劇集。

神探回歸

終於在卡梅倫訪華後不足一個月，《神》劇第三季首集《空靈柩》在元旦日播出。卡梅倫有否「施壓」，天曉得，但肯定的是BBC重視中國市場。元旦日中國觀眾透過優酷等網站，與英國觀眾同步收看；而北美觀眾還要待本月十九日才看到。

新劇集太過現代化，故事跳來跳去發展，鏡頭剪得眼花繚亂，神探說話快如機關槍。還是喜歡從前的福爾摩斯劇集：神探穿格子風衣、戴帽子、叼着煙斗。他和華生合作得天衣無縫，破案案來緊刺激，令人拍案叫絕。

琴台聚

潘國森

香港一代電影大亨邵逸夫先生(一九零七至二零一四)逝世，享年一百零七歲，得此高壽，可謂「笑喪」。邵老行七，人稱「六叔」，以示尊敬。一九零七年歲次丁未，現時雖是二零一四年，但未過農曆大年初一，未算甲午年而仍在癸巳年。所以按中國人的算法，是享年一百零七而不是一百零八。西方算實足年齡則是一百零六歲。傳聞少不免問其故舊下屬，懷念長者。或有謂邵老生平唯一缺憾是子孫緣不足，與後嗣異居，未能承歡膝下云云。

白面書生談六叔

中國人傳統以「死者為大」，通常「蓋棺定論」會有溢美之詞。六叔對香港的電影和電視廣播貢獻良多，同時也是一位大慈善家。但是六叔沒有做到的成績，卻不可以虛構。

翻查此君資料，號稱「國際關係學者」，是個「七十後」的白面書生。潘某人以為「歷史是社會科學之母」，不通歷史，不足以言社會科學也。實情是英美主流社會從來不理會中國文字有幾多種方言，直到近幾年中國經濟騰飛，才掀起全球學中文熱潮，大家都在學普通話。過去，只有在香港生活的外國人才會學粵語而不通國語。

有一位吃社會科學這行飯的年輕大學教師也來「抽水」，一令粵語風行世界，讓外國人知道粵語不同國語；二造就了全球功夫熱潮；三是早期的全球化現象；四是四方直接消化、重構東方文化的經典案例。

「江湖傳聞」，六叔深感當年許多電影有破壞後生之弊，便毅然下令邵氏減產，大力資助香港與內地的教育事業。附帶一提，「白面書生」是指年輕識淺、以至於連鬚也未長得出來。其人不一定皮膚白。

赤壁樓船掃地空

接到邀函的時候，我有利那的疑惑：赤壁？大名鼎鼎，火燒赤壁呀！只知道有過吳宇森導演的電影《赤壁》，且在湖北，長江畔，不知具體方位。但要去三國古戰場，當然穿越時空，浮想聯翩啦！然而又標明是「2013年首屆華人作家茶筆會」，這才明白那裡出產的磚茶，很早便通過馬幫運送到內蒙、俄羅斯等地，因而有「中國磚茶之鄉」的美名。

1998年才從「蒲圻」改名為「赤壁」，以「川牌青磚茶」、「牌坊米磚茶」、「火車頭牌米磚茶」最出名，還有黑茶經典傳承者「趙李橋」，也享譽一百五十年而不衰。我們來到「羊樓洞茶文化生態產業園」參觀，但見一大片綠油油的茶園，一望無際。站在茶園邊上，有人接受當地電視台記者採訪，近旁茶香陣陣，遠處青山隱隱，特別詩意。轉到「趙李橋磚茶產業園」，先是由茶葉搭成的拱門，忍不住在「茶拱門」拍照，鑽出來時，頭上不免沾上幾絲茶葉了。都嘆嘆，要



■由茶葉構成的拱門。 作者提供圖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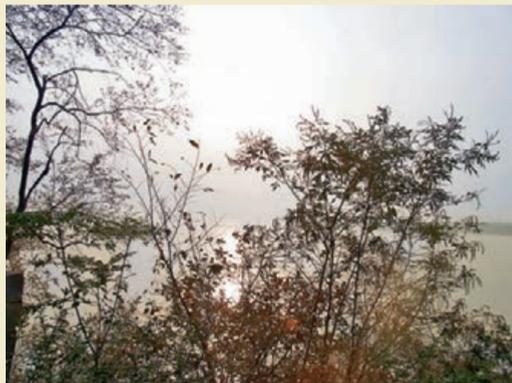
去品茶！但只坐一會，便又去趕路了。好在我並非茶癮，喝也好，不喝也無妨。有些人津津有味地談茶香味，我只是恭聽，一面暗自慚愧而已。說實話，我聽過鐵觀音、大紅袍、普洱、水仙、香片、壽眉等等，但沒聽過赤壁的磚茶，顯得孤陋寡聞。赤壁有的是茶館，要喝茶，絕沒有難度，對於我而言，喝甚麼才是問題，因為我分不出各種茶的區別。

茶之外，赤壁令人神往的，便是古戰場了。記得在電影《赤壁》中，有個小喬倒茶的鏡頭，讓人聯想起赤壁大戰，那是東漢末年(公元208年)發生的孫權、劉備聯軍力抗南下的曹操軍隊的大戰，以少勝多，用火攻擊敗曹軍，成為古代著名的三大戰役之一，形成三國鼎立的局面。而交戰雙方的主要人物如曹操、周瑜、諸葛亮也已經深入民心。難怪在「三國赤壁古戰場」裡，有射擊遊戲，遊人瞄準的水上靶子，中間是曹操，兩旁分別是大喬、小喬，當射中曹操時，畫像與大喬、小喬一起倒下。嘻嘻聲聲，不免替大喬小喬呼冤，她們只是國色天香的女性，無辜竟成了曹操的陪葬品，讓人覺得野蠻得毫無道理。但她們在現代人的擺弄之下，只能沉默無語，白白去當無數次遊戲的殉葬品了。

古戰場當然少不了三國，一進城門，古裝人馬列陣，曹、孫、劉的三角戰旗迎風呼啦啦飄揚，每個旗幟後尾隨一隊兵馬，蜀國的劉備關羽張飛趙雲還有諸葛亮特別惹眼，但也只是演練而已，遠沒有代入感。炮火晚會不歇歌舞，至於劉備招親，帶著遊戲性質。觀眾參與，夠熱鬧，媒婆引路，一面把大把糖果撒向觀眾席上，那動作令人哄堂大笑。火



■武侯宮的拜風台。 作者提供圖片



■曾經火燒赤壁的江畔。 作者提供圖片

神將節目帶入高潮，忽聽得廣播喇叭響起，點名邀我和其他三人去表演台中央，披上黃色馬甲，在火堆旁點火，匆忙間只感到熱浪撲面，臉上辣辣地發疼，這時才知道火神不易扮演。難得那些吞火的演員表演了，怪不得每當他們做個動作，便作勢要求觀眾叫拍鼓掌鼓勵了。但除了「拜風台」、「難離庵」，還有在江畔的「赤壁」二字是真跡之外，「三國雕塑園」裡的，都是後建的。「武侯宮」裡的拜風台，是當年諸葛亮求東風之地，至今放着一塊斷碑。在空地上，我也看到有個戴帽白鬚老者，雙腿交叉翹起，悠然坐在靠背椅上，見遊人經過，動也不動。他面前立着一張毛筆告示：「看相指紋哲學，測字化解吉凶凶妙；八旬姜公算計定，準分貴賤氣色高」。儘管一副信者上鉤的架勢，但就我所見，並沒有人趨向前去問津。

其實，不去市內的明清古街也是損失。那天結隊前往，古街好像已經基本拆遷，沿路冷冷清清，幾乎不見人影，只有突然冒出標着「明清古街」的瘦長紅燈籠，在冷風中飄搖。偶然有一處門外的矮凳上坐着一個老年男人，問他其他人呢？他說幾乎都搬出去了。我望了望他家屋內，傢具一應俱全。走出街外，迎面碰到一個提着雞脖子的老婦，說着我們聽不懂的話，我們以為是赤壁方言，便請赤壁同來的人溝通，想請她把雞放下，讓牠自己在地上走，但講了幾句，赤壁人頹然退出，說她也聽不懂到底說甚麼。那晚飯後，我們幾個人去度假村內散步，商業街上冷清，商舖十有九家大門緊閉，只有一家酒樓透出燈火，生意看來並不理想。路上沒有人，只有我們的腳步聲，在微寒的冬夜裡，寂寞地敲打石板路。最好就去泡溫泉呀！有人喃喃地自言自語。沒人理會。冷得不想說話了？但我這時卻無端地想到，最好有杯熱茶在手，赤壁的磚茶就好。渾忘我與茶，一向並非很有緣分了。

百家廊

陶然

五福齊享

思旋

《書經》上的「五福」——長壽、富貴、康寧、好德和善終，是每個人都想追求的人生目標。然而，人生在世，能得到五福臨門是談何容易的事。顯然，是要看個人的修養、造化 and 福報。尤其難得的是「善終」。

有腦

思旋

《最強大腦》這檔節目的原創版權來自平均智商居歐洲之首的德國，隨後在歐美國家掀起收視狂潮。節目中的挑戰者們個個都是現實版的X-Files，天賦異稟，身懷絕技，雖然沒有誇張到長出合金爪子，但瞬間心算算方、聽音辨位、用肉眼在兩萬多個魔方賽克塊中找不同，快速辨別陌生人合成臉：都是「可能完成的不可思議之任務」。

過馬路「危險族」

生活語錄

吳康民

我曾寫過一篇《多功能手機》，批評當前這類手機造成大量的「低頭族」。在家庭聚會或社團歡聚上，許多人都是低頭對着手機，不理會其他。說手機原本是要縮短人們的距離，卻造成親情和友情的疏離感。人們的情感交流都給這個「怪獸」隔絕了。

思旋天地

思旋

《書經》上的「五福」——長壽、富貴、康寧、好德和善終，是每個人都想追求的人生目標。然而，人生在世，能得到五福臨門是談何容易的事。顯然，是要看個人的修養、造化 and 福報。尤其難得的是「善終」。

網人網事

理美美

科學控理美美這幾天很「興奮(興奮之意)」，因為江蘇衛視開年推出的綜藝強檔《最強大腦》實在太給力了。事實上，跟小理同「腦」的還有很多人，因為節目播出次日，相關討論已雄佔新浪微博首位。這是一個多麼好的開始，娛樂至死的空虛國人們終於開始看到有腦的方向了。

最好的證明就是網上的調查——雖然第一時間「很想接他」的觀眾有很多，但調查顯示最終支持「魏的受訪者竟高達百分之七十」，原因想來很簡單——因為靜下心來想，這傢伙講出的評判依據確實都對。也於是，儘管有些人情感上還過不去，但終於知道，這就是科學。從憤怒到接受，從咒罵到支持，從陌生到了解，這是小理覺得這個節目另一個感人的地方：人們的成長。